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DANGDAI ZHONGGUO HUAJIA YANJIU CONGSHU

王西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西京





前言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绘画在传统和西方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近百年国画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分裂、反思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这段历史中的几代画家正是在阵痛之中艰难而缓慢地前行，各自辟出曼妙的艺术园地。本丛书选录的这些画家都是自新不已、风格彰显，且得到大众认可的新一代画家。他们正值壮年，处于艺术生命的巅峰期，技法精进、境界弥新，他们是当代画坛的中坚，正书写着当代中国艺术史。虽然这批画家专攻各个不同，山水、人物、花鸟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几乎都是在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学院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的画院有画院的氛围，当代的艺术院校有艺术院校的生态，比如两条道路有别：“向外”走向抽象，“向内”回归传统，这两条道路或者说两种策略，都在拓展中国传统艺术的边界和深度。如果我们非要为本丛书选录的画家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都倾向于后者：重写传统，于传统中寻求新的可能。有一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说得很好，但细究不得；我们说，“越是传统的、大众的，越是我们自己的”，大致错不了。

理论界、批评界对于这一批画家的关注，囿于专业的局域，显得不足，鉴于此，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书中各部分容纳了画家的生平、艺术道路、艺术思考、他人的评说，当然也少不了代表作品的展示与赏析，我们旨在提供一个介于高端与低端之间的“中端”的研究性平台。该丛书不求严谨，但求避开刻板，这有些类似中国传统视线中的“游目”，游目之内，浅尝辄止，实是娓娓道来，把画家各个面相呈现给读者。如果读者能就此步入画家的艺术世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有所体悟，本丛书的意义便显现出来了。



艺术人生

>>>

足 音

——记当代人物画家王西京 的梦想之境与艺术探求

王 堃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引自《黍离》

一

初识当代人物画家王西京，他就用谨严的语言对自己下了一个断语：“我的一生也许都是‘悔其少作’的过程，是一个艺术的苦行僧，是个心地虔诚但却手足笨拙的‘朝圣者’。倘真如此，也许反而感到一种挣扎的、充满艰辛、苦痛的欣慰。”

1984年，王西京的艺术经过血泪淬砺，更显出锐利无比的锋芒。他徜徉于历史之中，漫长远去的岁月处处都弥漫着惨剧和愤怒，淋漓的鲜血和凝涩的正气歌使画家受到强烈的震撼。他用饱蘸激情的笔，终于唱出了如泣如诉、哀怨悲怆的“挽歌”：《远去的足音》。这曲“挽歌”冲破了艺术界的沉闷。画家为什么选择了这么沉重悲壮的题材？戊戌六君子的遭遇几乎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象征。画面中坚若磐石的身躯承载着民族复兴大业被阴谋流产的悲哀，狂飙一曲为我从天而降。壮怀激烈后的沉默和俯首垂泪者的后悔所构

成的对比，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完善使用，使作品具有高度的凝练和宏大的气魄，那正是一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复杂历史。《远去的足音》的问世在中国人物画界赫然瞩目，是王西京的一次重要转折的契机，这并非只是绘画上的意义，也是画家人生觉悟和世界观的升腾。画家对这件作品倾注的情感，恐怕已经超越了绘画本身的意义。因此，王西京从他孜孜经营的丰茂园圃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物画的台柱子、人们这几年最青睐的优秀画家之一。

他的画走出国门，短短时间内，却在海外掀起了一股热风，即“中国画热”。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人们不只是欣赏这位画家笔下的“含金量”，尤其偏爱他所表现的题材：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的豪杰猛士、英烈圣贤、诗人骚客、神女高僧……

一位作家在为他所写的报告文学中说：“他要以自己的笔把一个真实的中国揭示出来。绘画不是目的本身。他深知1919年开始的那一场启蒙运动远远没有完成；他愿意加入新一代启蒙者的行列，把真理传播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我想，这或许才是王西京真正的殊荣。

二

王西京，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当然不陌生，他的画作有的刊登在有名气的报刊上；有的在群英荟萃的艺术殿堂频频展出，还有的只是朋友和熟人之间赏阅、珍藏。我少年时就读过他不少画，画的什么，我虽记不清楚，但还有一个极深的印象，那就是他创作中国

文明发祥地黄土高原上那种极传神的、脊梁正直、命运悲凉的历史人物；他描绘的仿佛是一颗颗深陷苦难却又不被苦难压倒的灵魂。这些人物使我熟知的一些人物画家的作品黯然失色。读西京的画，你会蓦然觉得心底有股潮流在汨汨涌动，一种莫名的感动，或许来自艺术砭骨沁髓的感染力。那民族、历史、文化悠长而辽远的回声，从心头、从胸间、从脑际渐渐升腾起，又慢慢扩散开来，像是要从灵魂深处召唤出些什么。其实，我少年时也曾那么深挚地热爱过绘画，可是终因物质



条件的艰苦、困窘而放弃了。探求西京走过的艺术之路，我大约更多的是为自己缺少的一份虔诚、执著而惭愧。西京早年过着贫困的生活，常有断炊之虞，可是从不屈服，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坚持作画。考验和失败都没有动摇他从事绘画的决心。他仿佛置身于历史苍茫的深处，而且，他是以某种孕育其中而又跳到其外的独特感觉去再现它们的。一个童年完全被抛在现代文明之外，曾经为得到一本破烂缺页的《唐诗三百首》而欣喜若狂的少年，当他终于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回首往日那个世界时，他不是本能地赶快逃走，而是极愤怒地回头讨伐那个世界。

我常常感觉到西京身上有一种人生被文明落差所撕裂的愤世嫉俗。这种落差似乎给过他一种幻灭，而这幻灭不同于人们经历了“文革”后的那种幻灭。人生最斑斓的岁月虽然都被糟蹋了，但西京似乎从未有

过这斑斓的童年。于是他在觉醒之后尤其痛苦。

王西京注定不能活得很轻松。所谓忧患意识对他来说，不是来自外在世界的感召，也不是来自理念的启迪。或许“忧患”这个字眼加在他身上有些太轻飘了。对此我实在难以形容，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那是他在自己通集的后记，《无告的沉默》中的一段话：“记得少年时候，曾偶然读到一句《论语》中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当时，虽还不十分理解其意思，但内心却蓦地一阵感动。至年龄大了常随手翻翻书籍，而每逢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时，这些句子中间那各种儒家的，充分体现社会意识以及巨大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内容总令我莫名地感念哽咽而不能自己！我开始明白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一个内心盛着过多忧虑、过多渴念的人。一个负载过重而无法超越的人。在我日常作画时，即便在最信笔恣肆涂抹之际，我依然能感到一种无形的牵扯，我似乎总能听到我那深渊般的无告而沉默的灵魂的呼号……”

这种刻骨铭心的使命感便是王西京在艺术创作中的原动力。从他笔下的《屈原》到《戊戌六君子》，我们不正是看到了中国艺术家的一根未被折断的脊梁吗？不正是看到了中国人物画的一条永难泯灭的主线吗？

这是一串真真切切的负重的足音，像大漠上悠扬清脆的驼铃……

这座文化古城，有条像小溪似的青石板巷，两旁净是灰色低矮的旧楼房和长长的破败不堪的墙壁。巷很窄，一泡口水就可以吐到对面人家家门口；旧楼房厚厚地积着岁月的尘垢，像个长年累月在炭房里工作的妇女，邋里邋遢，老里老气。

1946年的一天，王西京就出生在这条胡同中的一所大杂院。同一院子，有六七家，公用厨房、公用冲凉房。天没亮，大杂院便奕奕地醒了。单调的车声、细碎的人声，在同一时刻里，好似预约了似的，在院子里的每个角落齐齐响起，合作无间地汇成了一道声音的河流，每天分秒不差地流进屋子里。西京的童年就在这“大杂院”度过，那是一段充满了声音与气味的生涯。

也许，西京对这种嘈杂声，十分不适应，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得到一本残缺不全的《唐诗三百首》。聪慧的小西京如获至宝。一年多时间，半本唐诗几乎让他看烂，大部分诗词连同掌故全都烂熟于他心中，使西京荒漠般的大脑慢慢长出了新绿。许多画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西京也同他们一样，受人侮辱，遭人嘲笑，过着贫穷的生活。贫困使他买不起书，这期间他又借来不少书读，把残书和哪怕是零散的书页都万分珍惜地收敛起来，整理、缝订，破口处全用胶纸粘好，完整者寥寥，残篇散页却有一大包袱。读书如听音乐，一进入即换一番天地，时入蛮荒远古，时入异国异俗，时入霞光夕照，时入人间百味。书中某一个人物的命运由于缺篇少章不知后果，西京就像面对残断胳膊的

维纳斯像，不知不觉地会用自己最美的想像去安装它。他调动记忆中最生动、独特和珍贵的细节，发挥了他的艺术想像。残缺的书页和“大杂院”的春夏秋冬构成了一幅幅让他幼小的心灵感到一阵阵色彩鲜明和强烈刺激的图画，而享受自己的想像才是最醉心的。他憧憬着成为一个画家。当世界上一切事物在你的创造中，都带着光泽、带着声音、带着生命的气息和你的情感再现，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是在你洁白的纸上诞生的，画画是多么令人迷醉的事情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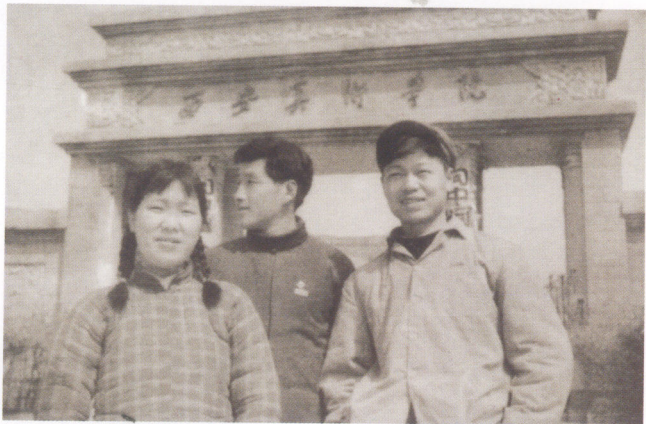
王西京在小时候就显出其绘画的天赋和才能。他酷爱绘画，经常在一些旧书本和粗糙的草纸上涂抹。那时候练基本功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西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坚持两幅字、三幅画。他临摹《芥子园画谱》、陈洪绶《水浒叶子》，然后就是读书。画画占用时间多了，相应地就没有多少时间来读书，他挤时间连走路也看书入迷，有时不留神就撞在了电杆或架子车上。这样的生活竟连续了好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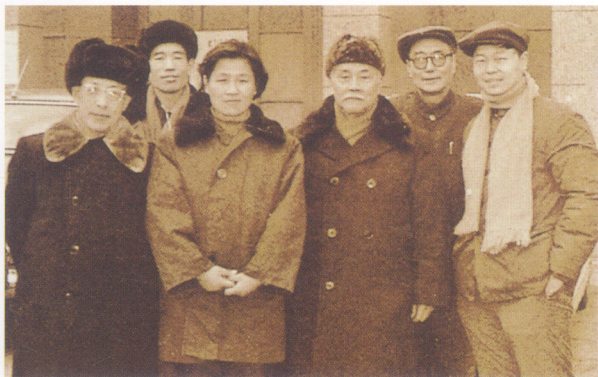
他已不能够满足从小伙伴那里借来的图书。星期天，省图书馆一开门，他就带着干粮坐进了阅览室。西京每次去得最早，而最晚走的也是这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少年，阅览室的书几乎都让他翻阅过。时间久了，一位叫薛凡的管理员注意上他。他断言这个年纪小小却非常刻苦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他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他帮助！一天，这位对考古和书法有着很深造诣的年轻管理员走到了正在临摹画的西京跟前，悄悄对他说：“你以后提前10分钟来，走后门找我，我把你锁到书库房里读书。”从此，西京就

按他说的去做了。他没有想到库房里竟会有这么多藏书，虽然堆积如山，且蒙尘染垢，却掩盖不住它们本身的光彩。西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书海中遨游，他读书饿了就一边啃几口干粮一边读。他忘情地在这历史文化知识的海洋里梦回神归流连忘返。然而好景不长，历史的进程有一张不可知的时间表，“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这位管理员被下放到农村了，再也没有联系。18年后，有了一定名气的西京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这位薛凡先生。薛先生在兴平县文化馆看到了这篇文章，他甚感不安：“我知道西京不会忘记我的！”从此，他们又过往甚密，这是后话。

暑假，西京把绘画放在一边，要去打工挣学费。在困难的日子里，他在太阳的炙烤下打普工拉石子、石灰和砖，换来微薄的收入供自己买纸和笔。回顾这一小段遥远得近乎生锈的岁月，西京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忧伤。那样的生活，已经沉淀到人生的最底层了，他在苦涩里学会了把目光放远、把胸怀放阔，憧憬更好的，期盼更亮的。山穷水尽“已”无路吗？没关系，去创造一条新路！

某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画家于正常先生。于先生正在举办他的画展，每天发现一位少年来看画展，还拿着本子临摹作品，神情十分专注。他对这位少年发生了兴趣，就走近





了问少年：“我能看看你的画夹子吗？”他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亲切地谈了起来。西京当时只知道画展是于正常先生的，却想不到眼前站着的就是画家本人。当于先生轻轻告诉他“这画展是我的”时，

他欣喜不已。从此，他们成了朋友。这件事发生在画展闭幕的那天。于先生发现西京很有绘画天分，非常高兴，便悉心培养他。那时正是长安画派鼎盛时期，这位年轻画家具有独特的见解。他对西京的帮助，对这位美术爱好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们经常在一起绘画。于先生还对他讲解画理、画论、画技，以及诗词音乐、人生哲理，甚至老子、孔子、道子、禅宗、佛学等等。于先生指导西京，劝告西京，他会不惮其劳地倾心而教，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从艺之道，使西京从他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好处。听从了先生的教诲，西京的画日有新进。

王西京对于正常先生至今感激不尽。他称于先生是“启蒙我真正进入画画境界的导师。”于正常于“文革”中遭冤案被冤屈地枪杀。蒙难前，西京颇费周折地到羁押地探望先生。于正常紧紧地抓住西京的手，失声痛哭，撕心裂肺。分别时，他对西京说：我多么希望你成为正直的中国人，正直的艺术家，这样，你的艺术才有价值。请不要苟合一些世俗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走自己的路。被判决死刑枪杀那天，西京站在广济街口等着，他知道这是游街车的必经之

路。上午11点多，车缓缓地驶过来了。一直垂着头的于先生突然抬起了头，昂然挺胸，一眼就看见了西京，他微微地点了点头，竟然毫无畏惧之色。这是心与心的交流，更是精神的感应。西京眼泪刷地流了出来。车过去了，他远远地向载着先生的车鞠了一躬！

先生的凛然正气深深地留在西京心灵深处。每每作画时，先生的音容笑貌总在他眼前浮动。这时候，西京就完全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不幸的是，他在“文革”中因父亲某些历史问题遭到嫌疑。那段日子，他受到侮辱，遭人揶揄，过着抑郁不安的生活。但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他那种天性所致。他抱打不平，在激烈的文斗、武斗中，勇敢、机智地保护了一批老师，诸如刘文西、王崇人、李超、梅一芹、彭雨非等。他们有的当时是通缉令贴满全城，被到处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西京不但保护了他们，还虚心求教学画，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王崇人，这位被西京冒着极大危险保护的著名画家、西安美院史论系教授今天仍然对他满怀着感激：“我们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朋友了！”

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血性文章血写成；西京把自己人生的道德文章，写在他撒满脚印的中国西北的黄土地上。

他保护了几位老师，给他的人生蒙上了深厚的传奇色彩，但这是传统文化之力而使之自然而然。在他的身上，传统的蕴涵、人格的魅力，显示出真正的人生之力。他常常在别人处难时安抚说：“我什么坎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他自言自慰：在我身上说不上伟大不伟大，只觉得这几个老师当时处境十分困难，应

该帮助他们一把！这是他的深思熟虑，是超人的人格力量使然。

西京回避着动乱，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对绘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他的前行，可以说与任何人的前行一样，是没有路的。但他奋力，尽管曲折坎坷、布满荆棘。失败和灰心，笼罩着他，但不能占有他；苦难和厄运，偷袭着他，但不能压倒他；他有他的孤独，但他能战胜孤独，他在孤独中寻求艺术，找到达观；他有他的艺趣，但又迫于生存，而要去……诸业的忙乱，他在忙乱中争取静谧，从中追溯文化艺术的真谛，寻找创作的不竭之源……不错，他是在苦痛中挣扎着，奋斗着，只知前行，前行，用手、用血，向着自己的宏愿奋进。一切新的东西都是靠着艰难奋斗锻炼出来的。他是困难的战胜者之一。

毋庸置疑，这种孤寂的生活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乖僻，他比以往更加顽强地作画。当时，《八十七神仙图》、《送子天王图》、《群仙祝寿图》等一批名画珍品珍藏在学校图书馆，被当做“四旧”、“黑画”。他夜里悄悄把它们偷出来，用黑布把灯裹起来临摹，天不亮就得悄悄放回去。一临摹，就是几个月时间。由于专心注视着所画的对象，一幅画下来，他的双眼经常布满血丝。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深深地激励着他，他以一个年轻人的热情仔细体味、钻研其中的一笔一墨，苦苦追寻着那每一勾一勒中蕴藏的深机微意，如痴如醉。星期天，同学们有的休息，有的回家去了，他背着画夹，带着干粮从古风遗韵的少陵塬头到桃溪相映的樊川，踏遍田埂、渠岸和村庄，往返数十里画速写。正是这种砭骨沁髓的刻苦，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丰

厚、坚实的基础。

1968年，王西京到《西安晚报》任美术编辑，这一工作开拓了他的视野，扩大了他的思维空间。他把虔挚灵秀的画笔伸向人物画创作的广阔领域，创作了数以千计的



插图、连环画。其中《孔乙己》、《阿Q画押》、《彭德怀》、《作家巴金》、《爱国诗人于右任》等一系列作品，只以线勾勒而出，略略皴之，而线的转折、起承、变化无不冷峻、犀利、准确，充满分寸感，堪称画家这一艺术创作重要阶段的力作。

1978年，他所著《中国线描人物画技法》出版。第二年，他又获得一串丰收，作品参加“亚洲水墨画展”和“中日水墨画展”，作品《闪光的青春》获全国美展一等奖。

同时，夜以继日的工作，思想高度的集中，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西京身体衰弱。但是，他仍然以无比的热情不遗余力地绘画，为的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是那样地清楚自己的愿望是什么！他在生活中，在绘画中，都完全可以没有上帝；但是，当他沉浸在痛苦之中，却不能没有某些比他本人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创作的力量，它是西京的生命……他想在一幅一幅的图画中，赋予像历史一样的给人以启示、使命的东西，他在给一位画友的信里说：“感觉到了某些奇异的东西就应该以赴汤蹈火的精神去寻找它。”

西京的艺术开始成熟。

四

如果说，王西京自1977年开始着意中国历史人物画的创作，那么10余年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1984年创作的《远去的足音》为界线。这前期是以历史故事描写现实生活的感情；追求现实主义表现力量，形成悲壮沉重的美学意识，初步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其主调是寻找自我。

在经过生活的磨炼和艺术技巧的严格训练之后，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应是一个优秀画家最重要的开端，从时代的演变，选择艺术的发展取向，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王西京说：“作为一个画家，我深深景仰着法国画家塞尚，并曾一度摒除掉旧我而向这位大师靠拢，但是我最终放弃了。我固执地走传统的路。我宁可选择自己的路，我反对与自己作斗争。生命的光华和生命的绝对不可重复性使我异常珍惜我所已经具有的一切。因此，我的艺术仍是倾向表现的。”

古城西安以她丰厚的历史文化和博大的胸怀哺育着生生不息的子民，也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着无数的灵感。周山秦水，风风雨雨，汉天唐地的一草一木，无不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繁华和自豪。对于一个优秀的中国人物画家，生于斯长于斯贡献于斯的王西京恐怕会时刻感受到古老而辉煌历史的永远启迪。他对历史有着博大精深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因此上溯先秦，下启近代，徜徉史海，涂抹春秋，数年画出无数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风范，同时，也渐渐确立了自己